

东方博弈

◎林 莺 著



CFP 中国电影出版社

东方博弈

◎林 莺 著



CIP 中国电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博弈 / 林莺著.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6. 4

ISBN 7—106—02426—0

I. 东… II. 林… III. 电视文学剧本—中国—当代
IV. I23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3371 号

东方博弈

林莺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邮编 100013

电话: 64299917(总编室) 64216278(发行部)

E-mail: cfpw@edude.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22 插页/2 字数/350 千字

印 数 1—1000 册

书 号 ISBN 7—106—02426—0/I·0579

定 价 28.00 元

故事大纲

这是一部家庭伦理和商道人格兼而有之的正剧。

这是一首中国现代版的《命运交响曲》。苍凉激越，柔美辉煌，奏出人生的千姿百态与悲哀无奈。悠悠山水中，高楼大厦间，情场商场上，高手与高手的博弈，突显出人性的善恶美丑。或生或死，或存或亡，或成或败，是偶然也是必然。冥冥之中，响彻着人性美的旋律。

这是一幅女人与女人之间、男人与男人之间、事业与爱情家庭之间、正与邪善与恶以及市场理性有序与无序之间的综合博弈图！恩爱丈夫要与刚刚伤害过自己的女人携手并肩，作为妻子，你将如何自处？董事长已经向丈夫公开挑战宣布要对自己展开追求攻势，作为女人，真爱面前你将如何应对？奸猾假恶丑与体制漏洞及市场理性的混乱无序纠缠在一起势如洪水，作为总裁，你将如何胜出？请看女主人公文思的真情演绎！

故事发生在二十一世纪初叶当代中国一个正在迅速崛起的现代化都市——汉水。

两个知识女性，一个风姿绰约，一个优雅美丽；一个自私贪婪，一个善良高尚。公司上市之初，柳之琳利用与政府官员罗逸超的特殊关系，不但谋得了一把手的位置，还争取到了组阁新班子的大权。文思不愿与柳之琳同流合污又不堪其排挤，愤而离职了。柳之琳预言：“文思真不知天高地厚，等着看吧，离开了金龙这棵大树，她就只是一片小小的叶子，最终只会枯掉，死掉……”

刚刚上市的金龙股份在贪欲难填的柳之琳的执掌下会有怎样的前途？对下岗职工遭遇感同身受的文思离开了金龙，将会有怎样的命运，真会如柳之琳预言的那样像一片叶子离了大树般枯掉死掉吗？

幸福温馨的小家暂时成了文思心灵栖息的港湾。不料，意外接踵而至，原有的和谐宁静被瞬间打破了。先是文思丈夫林辰所负责的高科技公司——汉林科技因遭遇资金瓶颈濒临解体，幸好文思为其出谋划策并亲自出马，才得以在技博会上一举成功，并一时之间名噪汉水。接着，世通国际和金龙股份几乎同时对汉林这匹高科技黑马抛出了橄榄枝。林辰本来已经承诺不和金龙合作，但却又在背地里与之藕断丝连。夫妻矛盾就此爆发。汉林最终花落谁家？林辰会和刚刚把妻子弄得遍体鳞伤的柳之琳握手合作吗？不由你不为文思捏着把汗。

柳之琳一边指示弟弟柳军大笔买入金龙股票，一边打出离间计、虚张声势、上方宝剑三张王牌，三管齐下，逼得林辰骑上虎背，不得不同意与金龙签约。眼看文思已经无力回天，真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奈何！奈何！

本来平平稳稳的事业爱情婚姻家庭之舟，就这样一夜之间风雨飘摇了。文思痛苦无奈，或上网聊天排解，或与好友互相安慰，或穿梭于高楼大厦间寻找新的天地。但是，好友受不住丈夫背叛和下岗的双重打击，跳江自尽了；应聘的结果也不甚理想。难道我真的走到了末路？望着一栋栋鳞次栉比的现代化高楼，文思独自徘徊街头，耳边再次响起柳之琳的咒语：“等着看吧，离开了金龙这棵大树，她就只是一片小小的叶子，最终只会枯掉，死掉……”

丈夫与金龙签约之际，万般无奈的文思，痛苦地离家出走了。今后的路该怎么走？她要好好想一想。文思的出走，惊醒了丈夫林辰。林辰匆匆冲出签约现场。合作泡汤，金龙股票暴跌，柳之琳姐弟损失惨重，从此更对文思怀恨在心，发誓要伺机报复！柳军更是咬牙切齿：“老姐你就看吧，我要让他们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技博会上见过文思并对其十分欣赏的约汉偶然发现前来应聘的文思竟是自己心仪的网友，不禁欣喜异常。儒雅、浪漫的单身贵族约汉暗暗打定主意：既然天把她送到了我面前，我就要爱她一万年！于是

乎,文思出任神鹰集团总裁后,面对的不仅是柳之琳姐弟的诸多诡计,还有自己丈夫和公司董事长这两个情场高手的一系列角逐。柳之琳姐弟以九州科技为平台,暗中与文思夫妻处处作梗。林辰竞标失利又遭遇学生的突然背叛;金龙、九州连连得手,而汉林、神鹰则屡屡败北。一时间,文思和林辰感到背后似乎有一只无形的大手正与体制漏洞、不成熟市场理性等等纠缠在一起,令他们处处受挫。怎么办?

文思等始终高举“道德至上”的大旗,用实力、用智慧、用法规和市场经济的歪邪丑恶势力一次次温柔地博弈着,共同的价值观也让约汉和林辰走到了一起,公司合并了,海外市场打开了,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了……但无意中,汉神的蓬勃发展也断了柳军九州科技的国际化之路,逼得他不得不改弦更张,做起了房地产。

而相思难耐的约汉,竟然深夜把林辰约到酒吧里,理直气壮地说:“你的爱情是爱情,我的爱情就不是爱情?你不过是先认识她先和她结婚罢了。求你了兄弟,把她让给我爱一晚吧!就一晚!”

面对约汉的公然挑战,林辰先是积极迎战。然而久了,累了,在青春貌美的露露面前,林辰这个中年男人的激情被点燃了,险些走火入魔。文思一面智对情感危机,一面感觉深受伤害,便冰封了自己的情感。林辰蓦然回首,妻子已不是原来的妻子。这对夫妻,真正步入了艰难的情感沼泽地……

无独有偶,柳之琳不甘于一辈子做罗逸超的情妇,也瞄上了约汉。可约汉对她全无兴趣。柳之琳情场失意,对文思恨上加恨。姐弟俩一面派人打入汉神内部,一面伺机在股市上发动“恶意收购”,企图将汉神掠为囊中之物,最终让文思卷铺盖走人。

柳之琳姐弟的阴谋能得逞吗?商场逐鹿,鹿死谁手?危险悄然逼近。待文思等人回过神来,公司已易主在即。内忧外患让文思不堪重负,昏倒在地。关键时刻,约汉挺身而出,拯救了公司。文思对约汉充满了感激。云山山顶上,两人心情异常复杂地相知相惜……

一种相思,两处闲愁。剪不断,理还乱。真爱面前,文思何去何从?走入真实、感人的中年儒商情怀,共享他们的人生境界,引人入胜之余,无疑会让你的心灵得到美的熏陶与升华。

最终,博弈的结果是,文思重新入主了金龙,兼并了九州。柳之琳出逃了,一心想把九州做大的柳军破产了,为柳之琳做保护伞的罗逸超自杀了,害得妻子投江自尽了的王健民精神分裂了……而文思这片小小的叶子,不但没有枯掉掉掉,反而更加绿意盎然生机勃勃了:她的人品和能力赢得了国际同仁的敬重,她倡导的儒商基金也在商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纷繁尘世,物欲横流,诱惑种种。每天每时每地都在上演着人性各个层面的各种博弈。芸芸众生,各有各的招数,各有各的活法。以文思为代表的善良高尚一族的成功及以柳之琳姐弟为代表的贪婪自私一族的惨败,折射出当今社会精英的成败密码。正是转型期各种人生价值理念的差异,决定了剧中各色人物及其所代表的事业的兴衰成败。可以说,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人生。

总之,这是一部弘扬人性真善美与商道商德、探讨人生价值要义、鞭挞假恶丑的剧作。引人思索这样一个人人面对又人人困惑的哲学命题: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智性生命个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到底为什么而活?生命的终极意义究竟何在?昭示人类社会应该更注重物质与精神的协调发展以及健康人性的主动建设,揭示出善良人性、美好人格、健康秩序以及正义理性必然获胜的终极力量,值得你细细品味。

人物表

(出场年龄)

- 文思——女,36岁,硕士,林辰之妻。神鹰集团总经理;正直、善良、睿智,真诚、能干、感性,天性浪漫、思维活跃,富于文人气。
- 林辰——男,39岁,汉水大学教授、博士,先后为汉林科技董事长、汉神副董事长;儒雅谦和,稳健风趣,沉静理性,学者气质。智慧型、事业型、行动型男人。
- 约汉——(网名逍遥子)男,42岁,文思的网友,世通国际大中华区总裁兼神鹰集团(后为汉神)董事长。单身贵族。浪漫多情不失绅士风度。爱情理想主义。思维敏锐,判断力极强,商业嗅觉灵敏。学贯中西。良好的职业操守,优秀的管理素质。中西文化、习俗、市场理念的融合体。
- 维吉——52岁,国际大亨,传奇式人物,未来千年理想商人。
- 林曦——男,8岁或10岁。文思与林辰之子。聪明机灵好动,倔强可爱,和大人在一起略显腼腆。
- 柳之琳——女,36岁,大专,单身,金龙股份总裁。身材高挑苗条,文静俊秀,染过的短发,时尚新潮。说话婉转动听,眉目顾盼生情,极具亲和力。自私贪婪,圆滑好强。
- 姚露露——女,28岁,神鹰集团总裁助理。时尚干练,谦恭随和。
- 陆卫东——男,31岁,林辰的学生,归国博士。先后为汉林软件和九州科技高管,外表老实忠厚。观念开放,崇尚金钱权势地位。
- 叶新——男,28岁,神鹰集团高管,职业男性。
- 张驰——男,30岁,未婚。先后为九州科技、汉林科技CEO。正直能干,典型的职业经理人。
- 文蕾——女,29岁,文思的妹妹。先后为九州科技、汉林(汉神)公司中、高级管理人员。开朗活泼时尚,有个性,有主见。
- 王健民——男,40岁,大地工程公司老板。典型的奸商。机敏过人,胆识过人。道德沦丧。
- 朱迪——女,26岁,任金龙股份财务总监等职。王健民等的情人。
- 柳军——男,31岁,高中,柳之琳的弟弟,九州科技的董事长。不学无术、胆大包天。西装革履,出口伤人。
- 罗逸超——男,41岁,汉水市政府某部要员,林辰的大学同学,柳之琳的情人。
- 高阳——男,29岁,MBA。金龙高管。正直能干。
- 杨老师——男,61岁,汉水大学退休教师,文思的老师。满腹经纶参透人生的大学者。汉林科技的股东。
- 杨师母——女,59岁,汉水大学退休教师。
- 杨霞——女,35岁。杨老师的女儿。文思的朋友。王健民的妻子。性格刚烈的传统女性。
- 王小勇——男,8岁或10岁,小学生,林曦的同学,王健民与杨霞之子。
- 魏雅丽——女,30岁,英语博士。外表端庄美丽,气质优雅,充满书卷气。内里孤傲自负,羡慕金钱地位。
- 石伟秋——男,33岁,九州公司高管。
- 陈实——男,60岁,金龙老厂长、书记。
- 贾科长——男,五十多岁,汉水某银行信贷科科长。
- 爱德华——男,五十来岁,北美人,维吉的朋友。
- 余副校长——男,45岁,汉大副校长。
- 吴主任——男,40岁,汉大信息科学系主任。

杰克——男，中年外国人，神鹰董事。

萨丽——49岁，维吉妻。

珍妮——27岁，维吉女。

女歌星、瘦高小伙子、戴墨镜男人、戴总、周总等

第一集 金龙腾飞 柳之琳春风得意 文思离职 赋闲女心有戚戚

忧伤藏在夜里，不让你看见。现在我能抓住的，只是家和爱的船舷，别太晃啊，亲爱的。

——文思心语

1. 汉水市郊马路，日，外。初春季节，正午时分，阳光明媚，树梢轻摇。两个女人并排走在马路边上，右边是农田，左边是围墙，间或有汽车开过。

气质优雅、着淡蓝色套裙、个子稍矮的女子微笑着侧过头：“什么事不能在办公室里说呀？之琳。”

之琳（着棕红色套装）：“正好出来走走嘛。‘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你看，树都绿了。”

淡蓝色套裙女子：“真是啊！”目击之处，马路两边绿荫如盖，哨兵似的崭齐笔直地伸向远方。

之琳：“文思，跟你商量个事。”

文思还在饶有兴致地盯着那些新绿，不经意地：“你说。”

之琳：“募股资金都到账了。”

文思转过头，高兴地：“是吗？那太好了！污水处理一解决，再把科研所那个新项目一上马，咱们公司就可以风光一阵了！”

之琳：“这只是一个方面。我是想啊，咱们都辛苦这么久了，也该给自己来点回报了。”

文思似乎没有听懂，“啊”了一声，询问地望着柳之琳。

之琳没有急着回答，而是说：“你现在明白我为什么要沿用原班人马了吧？你想想啊，如果从外面请个‘和尚’来，或者再提个新的，有些事还怎么商量啊？咱俩配合了这么多年，什么事不好说啊，你说吧？”

文思点点头：“那当然。”

之琳：“虽然上面把组阁新班子的大权下放给了我，我还是一直压着没动。没必要嘛！虽然现在是我在主持，但工作一直是大家抬着在做嘛，对吧？”

文思笑了笑，未置可否。

之琳：“不过老实说，压力还是挺大的。呃，以后你可得帮我多分担一点啊，文思。”

文思满口应承：“这没问题！”

之琳：“老肖的嘴巴呀，是个漏斗，根本没法商量。所以以后呀，什么事咱俩定了就定了！”

文思微笑地：“说了半天，到底什么事啊？”

之琳挽住她的胳膊：“噢，我是想从募股资金里划出一笔钱来给管理层发奖金！”

文思不自觉地放慢了脚步：“这不妥吧？”

2. 汉水大学信息科学系大楼，日，外。一个沉静、儒雅的中年男人（林辰）手提笔记本包随着三五成群的学生走出大楼，看样子刚刚下课。他逆着学生人流走到系办大楼的另一头，走进大楼。楼门口一左一右挂着两块不太醒目的银底黑字的长方形牌匾。左边是：汉水大学国家数字技术重点实验室。右边是：汉水汉林科技有限公司。

3. 汉水市郊马路，日，外。之琳和文思还在散步。

之琳：“我的意思是，咱俩拿大头，剩下的按级别一分……”

文思摇摇头：“我还是觉得不妥。”

之琳：“有什么不妥呀？让朱迪想办法打到成本里去嘛！只要咱俩定了，量她还不敢不听。咱们就这样每年提它一笔，神不知鬼不觉地……”

文思：“还是赶紧上项目吧。”

之琳松开了文思的胳膊：“像污水处理改进那些项目，又不能增加效益，纯粹是扔票子，我看根本就没必要上！”

文思站住了：“……”

之琳：“你只说，同不同意吧？”

文思明确地：“这种事情，最好别做！”

之琳一愣，似乎脸有不悦，但随即一串娇笑：“哎呀，跟你说着玩的，你还真当真啊？”

文思也一愣：“啊？”

之琳：“不然就这么光走着，多无聊啊？”

文思佯作生气地：“你这家伙！”说着去拍之琳的胳膊，之琳往前一跑，两人都笑起来。

又走了几步，之琳站住了：“往回走吧！”

文思回头看了一眼厂门：“还没走几步啊。再走走，走到前面那个路口！”

之琳：“我突然有点困了。”

文思：“那好吧。”

两个人开始往回走。但谁也没再说话。

走着走着，之琳突然“哎哟”了一声。

文思：“怎么了？”

之琳：“好像肚子疼。可能要上卫生间了！”

文思玩笑地：“真不会挑时候。”

之琳：“哎哟，不行不行，我得先走了。你慢慢来吧。”说着小跑着往前去了。

文思望着她的背影，若有所思。

文思内心独白：“真是开玩笑吗？”

4. 汉林科技公司林辰办公室，日，内。屋内十分简陋。除了几张办公桌，几个文件柜，就再没有其他物件。林辰前脚进门，一个外表敦实中等个头的年轻人（陆卫东）就后脚跟了进来。

陆卫东：“林老师，刚才系里吴主任来电话，催我们交房租。说不然公司就不能在实验室办公了。”

林辰：“好。我知道了。”

陆卫东欲言又止。

林辰：“还有什么事？”

卫东：“好几个职工都问，这个月工资什么时候发。”

林辰：“……”

卫东试探地：“要么，您先从 PW2 项目的科研经费里抽点钱把大家工资给发了？”

林辰：“绝对不行！那涉及到咱们国家能不能占领核心技术制高点的问题，一分钱都不能动。你先去

吧,我再想想别的办法。”

陆卫东望了一眼林辰,内心独白:守着一千万经费不动,去想别的办法,毛病!

陆卫东走出办公室。

林辰取掉眼镜,揉揉眼睛,轻轻地“吁”了一口长气。

林辰内心独白:怎么办呢?唉,活人能被尿憋死啊……。

5. 金龙厂区,日,外。装修一新的厂办大楼门口悬挂着红底白字的巨型条幅:热烈祝贺金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成功上市!气质优雅、身着天蓝色职业套裙的文思走出大楼,走向厂门口。夕阳余晖中,远远可见金龙化工厂的竖型木牌搁在了一边,两个工人已经把金龙股份有限公司的金色铜匾挂了上去,正在作最后端详。文思走拢去。工人甲回过头:“文厂长!正了吗?”

工人乙:“什么文厂长,以后该叫文总了!”

文思笑笑:“差不多了。都弄好了?”说着瞥了一眼门外的班车。

工人甲:“弄好了弄好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门卫站在一旁提醒:“您得快点,最后一班了,马上就开了!”

文思出了门,走向停在门口的客车。

文思走上车:“嗨!又剩我们三了?”她话音刚落,车门就关了,司机发动了车子。

一个俊朗小伙(高阳):“是啊。”

一个秀美女子(杨霞):“都成我们的专车了!”

三人都笑了。

高阳回过头:“文姐,周末怎么安排呀?是不是得想办法活动活动啊?”

杨霞立刻建议:“去划船怎么样?小曦小勇他们肯定喜欢!”

文思嫣然一笑:“他说的‘活动’另有含义。是吧高阳?”

高阳:“对啊!咱不能任人宰割呀对吧?”

杨霞也明白过来了:“还有什么可活动的呀?不是都木已成舟了吗?”

高阳:“问题是新班子由她组阁呀!人家干吗非得用原班人马?没准弄几个空降兵来呢?不过我想她再怎么自主,也得顾及上上下下的意见吧?”

杨霞低声地:“陈厂长真不管事了?”

文思点点头。

杨霞:“哟!那你可得长个心眼!”

文思不以为然,无声一笑。

高阳:“杨霞,你真得劝劝她!下周就晚了!”

杨霞对文思:“去找找罗逸超呗,他挺神通广大的!”

文思:“顺其自然吧!”

……

晚霞掩映中,客车匆匆驶向油画般的汉水城市深处。

6. 文思家,夜,内。文思、林辰、林曦(十岁左右)一家三口正在客厅里吃饭。

林辰:“小曦,你见过鸡啄米吗?”

林曦不解地:“什么鸡啄米?”

林辰冲文思摆了一下下巴。林曦盯着文思看了一会，文思正低着头吃饭，她忘了夹菜，只是一个劲不停地机械地往口里送着米饭。

林曦与林辰对视一眼，两人哈哈大笑。

文思抬起头：“笑什么？”

林曦：“你刚才眼睛都直了，都快掉到饭碗里了！”

文思恍然大悟。

林辰：“想什么呢，那么出神？”

文思回忆地：“没想什么啊。只是有一种预感……”

林辰：“什么预感？”

林曦：“对呀！什么预感？”

文思：“可能我这个职务保不住了。”

林辰：“怎么会呢？不是已经宣布了维持原班人马吗？”

文思：“说是这么说啊。”

林辰：“有什么不对吗？”

文思思忖地：“也没什么。可能是我想多了。”

林辰：“说来听听。”

林曦大人似地：“对啊，说出来我们帮你分析分析！”

文思和林辰相视一笑。

文思：“柳之琳今天跟我商量，说要从募股资金里划出一笔钱给管理层发奖金，还说让财务打到成本里，我和她拿大头……”

林辰猜测地：“你没同意？”

文思：“对啊。”

林辰：“你挡了她的财路。”

文思：“当然。这种事，除非我不知道，知道了就得挡啊。不然我也有责任。”

林辰：“你做得对！”

文思：“可是——”

林辰：“没事！如果因为这样把职务丢了，丢就丢了呗。”

7. 柳之琳单身公寓，夜，内。柳之琳放着音乐，在独自起舞。

一个矮个子青年男人（柳军）风风火火地走进。

柳军：“姐，走，庆祝庆祝去！”

柳之琳关掉音乐：“庆祝什么呀？”

柳军：“庆祝你们金龙股票上市呀！”

柳之琳：“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还是多操心操心咱们的九州吧。”

柳军：“我说老姐，你脑子不至于这么糨糊吧？有了上市公司这个平台，还怕咱九州做不起来？”

柳之琳递给柳军一杯水：“也是啊！”

柳军：“所以得庆祝呀！”

柳之琳：“你有什么好法子？”

柳军招招手：“你过来，过来！”

柳之琳没动：“你说嘛！在自己家里，就咱俩，还这么神秘干吗？”

柳军：“隔墙有耳嘛！”

柳之琳拗不过，只好走了拢去。

柳军附在柳之琳耳朵边上说着什么。柳之琳边听边点头，末了，赞赏地：“行啊，小军！”

柳军得意地嘿嘿直乐。

柳之琳一脸遐想，内心独白：“对，不赚白不赚！赚它个十亿八亿就金盆洗手！”

8. 金龙股份会议室，日，内。十几个人围着椭圆型会议桌在开会。柳之琳坐在正中。

柳之琳：“我们现在是上市公司了，市里和股民都在看着金龙。我们不但要对国家负责还要对投资者对全体股东负责。不但要管理规范还要出业绩，要更上一层楼。一句话，不能用过去那老一套老牛拉破车了，得有新思维，必须跳跃式发展。公司准备进军信息产业和生物医药两大领域，争取在三年内摘掉传统企业的帽子。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好的方案或项目，都可以谈。金龙怎么样，就看咱们在座的了。今天大家就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吧！”

有人低头，有人互相张望，但都沉默着。

文思微微一笑：“我说说我的看法。我们公司的主业是化工和有色金属，这是我们的强项，我们的优势。如果去做信息产业和生物医药，我个人认为，可能难度会比较大。这两个行业都特别依赖于人才和技术，不仅仅是资金问题。试想想，我们有这方面的人才吗？有这方面的技术吗？我们在座的，有哪个熟悉信息产业和生物医药？至少我是不懂。放着咱们自己的长处不去发挥，而去涉足完全陌生的高风险领域，我觉得不是明智之举！”

好几个人都点头附和。

柳之琳脸露不悦。

朱迪（一个脂粉气很重的年轻女子）察言观色：“没有人，可以招嘛。”

文思：“那技术呢？”

朱迪：“可以买呀！”

文思：“对，是可以买。问题是买得了一时买得了一世吗？那竞争力哪来呢？人家有国家重点实验室，有政府的长期支持，咱们有吗？咱们连起码的硬件都没有，更别说软件了！”

朱迪一愕，随即挑衅地：“那你觉得那些募股资金该干嘛？留在银行发酵啊？”

有人在偷笑。

文思不急不缓：“招股书上都有啊！咱们厂的污染多严重啊，上周农民还和咱们工人打架，把咱们一分厂的工人伤了十多个，有的现在还躺在医院里呢，这些大家又不是不知道！我觉得呀，那才是我们要解决的头等大事！”

大家都肃然了。一个精瘦男人（老肖）正要接着发言，柳之琳紧绷着脸打断了他。

柳之琳不容置疑地：“这是董事会的决定。我们的责任就是无条件执行。”文思看看柳之琳，内心独白：“董事会不也是你说了算吗？又是做样子看的啊？”

柳之琳铁青着脸：“散会！”说着带头走出会议室。

大家随着鱼贯而出。文思和高阳走在最后。

高阳小声地：“文姐，你怎么不忍一忍，犯不着在这个节骨眼上得罪她呀？”

文思：“得罪？工作归工作嘛！”

高阳：“你没看她刚才那张脸！你灭了她的第一把火，这下麻烦了，引火烧身了！”

文思：“……”

高阳：“你等着看吧！”

9. 某郊区别墅，夜，内。灯光迷离，音乐阵阵。一男一女正在举杯对饮。

女人一袭低胸晚装，波浪式的长发，眉清目秀，面目娇好。粗看性感柔媚，细品有些风骚。男人气宇轩昂，相貌堂堂。

女人回过头，原来是柳之琳。柳之琳举着杯，秋波盈盈，软语一笑：“谢谢啦！”

男人：“以后就看你的了！”

之琳：“我知道。”

男人：“不过对文思你也别做得太过了。不让她做副总，做个总助什么的还是可以的。好歹给她安个什么职位。否则说不过去，你说呢？”

之琳眉毛一挑：“哪是我做得太过呀？你都不知道，她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好像她是董事长总经理似的！她根本还没明白自己的位置！我做什么都不对，好象就她能干，就她厉害！有她在，我的威信根本就树不起来，还怎么干哪？”

男人：“这样啊……那怎么办？”

之琳笑笑：“没事。我自有办法！”

男人感兴趣地：“什么办法？人家好歹是一副厂长，又没犯什么错误，你能有什么办法？”

女人神秘地：“我呀，让她自动走人！”

男人不以为然：“噢，她就那么傻？”

女人笑笑：“嘻嘻。我了解她。只要让她没面子，她绝对受不了的……她那种人呀，尊严比什么都重要！”

男人点点头，玩笑地：“最毒妇人心呀！”

之琳：“这不是毒，这是策略。其实我这是帮她。这样对大家都好嘛！她呆下去，我没法工作，大家都不痛快，损失最大的是公司嘛！你好不容易把我推到这个位置，也不想看到这种情况吧？”

男人：“也许她能想明白了好好呆着呢？”

画外音：（文思声音）“这种事情，最好别做！”

之琳摇摇头：“她那种人，不会！”

男人想想，正色地：“行——！不过之琳，你可得把握点度，她外柔内刚，是很有个性的，你千万别逼得太急了……”

之琳调侃地：“哟哟哟，没想到我们罗大主任还挺能怜香惜玉的啊！”

10. 柳之琳办公室，日，内。柳之琳坐在深红色宽大的老板桌前。乳白色落地长窗已经全部拉开。室内宽阔明亮。该有沙发的地方有沙发，该有绿色植物的地方有绿色植物。这是一间常见的相对豪华的总裁办公室，该有的都有。柳之琳这样一个柔媚的中年女性坐在这样一间豪华办公室的老板桌椅里，显得多少有些怪异和别扭。朱迪敲门而进。朱迪个子不高，全部魅力似乎都集中到了那张脸上和悦耳的声音里。

朱迪扬声说：“柳总，这是这个月的财务报表。”

柳之琳接过去顺手往桌上一放：“迪迪啊，来，坐。什么总啊，叫姐。记住：咱们永远是姐妹！”

朱迪：“那怎么行呢，柳总，您本来就是老总呀。这样好了，出了公司我就叫您姐，您可别不认哦！”

柳之琳：“嘻嘻，好。怎么会不认呢，我还正需要你这样的铁杆姐妹呢！”

朱迪受宠若惊：“真的？”

柳之琳盯着她的眼睛：“真的！”

朱迪一脸诚恳表决心：“柳总，您绝对可以相信我！”

柳之琳笑笑：“以后有什么事，你可以直接来找我，不必通过文思和老肖。”

朱迪心领神会：“好的。我只对您负责。”

柳之琳：“还有啊，有了男朋友可别忘了让姐姐给你参谋参谋。”

朱迪一串娇笑：“哎呀，柳姐！”

柳之琳也嘻嘻嘻嘻地直乐。

柳之琳：“去吧，去通知大家到检验中心开现场会。”随即又压低声音补了一句：“文思就算了。”

朱迪心领神会：“好嘞——”拖着长音高兴而去。

11. 文思办公室，日，内。文思正在对着一本报表思索。稍顷，她拿起电话。

文思对着话筒：“杨霞，怎么这个月不合格率还是这么高啊？数据准吗？”

电话那端：我查过了，不是我们的问题。他们盲目赶产呗。上午开会你又不来，我跟他们说都说不清楚！

文思：“上午开会？什么会啊？”

电话那端：质量事故分析会呀。柳之琳她们都来了，我还挺纳闷，以为你不管了呢！

文思：“我刚拿到报表！”

电话那端：那你可得过问一下。不然到时候责任都是你的。

文思合上电话，自言自语：“柳之琳搞什么名堂？”说着拿着报表起身走出办公室。

12. 柳之琳办公室，日，内。柳之琳在桌上写写划划着。

文思站在她桌子前面，尽量和颜悦色地：“之琳，品质一直是我分管的，你如果要亲自过问，是不是应该先跟我说一声啊？”

柳之琳依然在写写划划着。

文思抬高声音：“柳总！”

柳之琳抬起头，夸张地伸了个懒腰：“哎呀，终于弄完了。对不起对不起！我最近都忙晕了。别生气啊，文思。”

文思：“没事。”

柳之琳：“坐啊！我正想找你呢。”

文思依然站着没动：“没事。说清楚了就行了。我主要是怕误事。”

柳之琳：“误事倒不会，我心里有数。最近这一摊子啊，都快把我给压坏了。哎呀，没一个得力的，烦死我了！”

文思：“……”

柳之琳：“你可说过要帮我分担的啊！”

文思：“这没问题！”

柳之琳盯着文思：“那好，那你就去帮我抓四、五、八、九、十这几个分厂！怎么样？”

文思一怔。

柳之琳接着说：“能者多劳嘛！这几个分厂最让人头疼了，拖了公司十几年后腿吧？”

文思：“也不能叫拖后腿。它们一直就是辅助主厂的，没有终端产品，当然没法产生效益呀。其实我也想过，如果能让它们独立对外，走上市场，公司又能从资金上政策上予以适当支持，应该会有办法。不过得有个过程。”

柳之琳：“行啊！那就看你的了？一年够不够？”

文思稍稍犹豫了一下，说：“我试试看吧。”

柳之琳：“太好了！你原来管的品质、市场、计划这一摊子就暂时都交给老肖吧。我已经跟他说过了，如果你没有意见，今天就可以交接！”

文思：“好吧！”

柳之琳望着她的背影，嘴角划过一丝得意的不易察觉的笑。

13. 金龙厂区，日，外。着工作服、戴安全帽的文思站在厂房外，和几个也穿着工作服的人在商量什么，几个人有说有笑，气氛十分融洽。一个穿工作服的小伙子匆匆从旁边的楼房内跑出来，递给文思旁边的老者一张纸。

老者接过一看，脸都变了。其他几人凑过去一看，也都脸色凝重，不说话了。

文思：“怎么啦？”

老者语气冷冷地：“你应该知道啊！”

文思抢过纸迅速浏览着，语调都变了：“这怎么回事？这不是我提议的！我也没签发过这样的文件！”

其他人只是冷冷地望着她，一言不发。

文思：“你们相信我！”

老者：“这可是公司的正式文件，白纸黑字啊！”

文思：“可能是误会。你们等着，我找柳之琳去！”说着拔腿就走。

14. 柳之琳办公室，日，内。柳之琳正在笑咪咪地打着电话，文思直接

走了进去，把那张纸往桌子上一摊，询问地：“之琳，这怎么回事啊？”

柳之琳不慌不忙地挂掉电话，笑嘻嘻地对文思：“这个啊。轻装上阵啊！有什么问题吗？”

文思：“你不能这么做！”

柳之琳看了一眼那张纸：“怎么不能这么做？”

文思带笑地：“你不是说给我一年时间的吗？怎么才一天就变了？”

柳之琳也挂着笑：“我这是为你考虑呀。不是我不相信你的能力，而是知道你的难处。你想想看，就算给你一年，你能保证赢利吗？”

文思：“那总得试试呀！”

柳之琳鼻子里哼了一声：“哪有那么多时间试啊？我是想给你时间，可投资者不会给我时间呀！总不能上市第一年就是个亏损的盘子，你说是吧？我是真的压力大呀，文思！人头费这一块是最大的支出。没法子呀！”

文思：“你这样简单是简单了，可对职工未免也太不负责任了吧”

柳之琳：“怎么不负责啊？这就是最大的负责。对公司效益负责！对公司发展负责！对投资者负责！”

文思：“我觉得首先应该对公司职工负责！”

柳之琳：“……”

文思尽量耐心地：“之琳，我觉得咱们提高效益发展经济的目的，不就是要让大家生活得更好吗？就这样把他们给甩了，不妥吧？”

柳之琳不悦地：“你怎么这也不妥那也不妥？有基本生活费呀！”

文思：“不只是基本生活费的问题。这样无端剥夺这么多人的工作权利，我个人觉得太不人道了！要不这样，开个会再讨论一下？”

柳之琳斩钉截铁地：“这事已经定了。不用再讨论了！”

文思：“……”

柳之琳又补上一句：“文件都已经下发了，谁也没权利拿公司的文件开玩笑！”

文思实在忍不住了：“下这种文件本身就是开玩笑！”

柳之琳脸色变了变，随即堆上笑：“好了，文思。事先没和你商量，是我不对，是我工作方法有问题，我道歉，我改，好不好？不过公司文件得执行，这可不是儿戏！”

文思：“……”

柳之琳：“我是很理解你的心情，但你也得理解我呀！其实我比你还心痛，真的！我知道这是个难题，确实是难为你了。你先去落实吧。分厂的干部就暂时待命。你呢，还回总部来，做董事长助理，待遇不变，怎么样？”

文思：“我怎么样都行。关键是大家——”

柳之琳：“别的以后再说吧。我还有个重要的电话要打，对不起啊！”说着拿起了电话。

文思犹豫了一下，只得退出房间。

15. 金龙股份办公楼五层走廊，日，内。文思走出总经理办公室。两个工人抬着一张办公桌迎面走来，摆在柳之琳办公室门外。工人看了文思一眼。文思瞥了一眼那张办公桌，没有在意，继续走着。

文思走到自己办公室门口，呆住了。

办公室里空空如也，桌子被搬走了。她回头望了一眼走廊那头那张孤零零的办公桌，什么都明白了！董事长助理相当于董事长秘书其实也就是总经理秘书，总经理秘书当然要坐在总经理办公室外面！

文思望望空旷的屋子，又望望身后走廊上那张孤零零的桌子，一时之间竟茫然失措了。

文思内心独白：她想赶我走！她在赶我走！

画外音：（高阳的呵斥声）谁让你们搬的？走廊上怎么办公啊？还不快给文厂长搬回去？

文思回头一看，两个年青工人正在高阳的敦促下，怯怯地抬着桌子又往自己办公室方向搬。那神态，好像错的真是他们。文思想大声阻止高阳，但她什么也说不出，只是怔怔地站在那里，看着他们又把办公桌抬回来，放回了原来的位置。

“太不像话了！”高阳还在义愤填膺。

文思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默默坐到办公桌前，拉开了抽屉。两个工人悄悄地走了。

高阳见状，也不再说什么，轻轻地带上门离开了。

文思关上抽屉，呆了呆。

文思内心独白：冷静！冷静！自己的事小，职工的事大。先到各分厂去稳定一下大家的情绪，然后再一起想办法吧。

文思迅速走出办公室。

16. 金龙厂区，日，外。几个着工作服的男人们正和前面见过的那个老者一起从生产车间里走出来，走向一栋大楼。

文思远远望见他们，快速地迎上去。

老者和那几个人也看见了文思。文思似乎喊了一声。但那几个人没有理会，径自拐进了楼里。

文思望着他们的背影，怔怔地站在了那里。

文思眼泪簌簌而下。

17. 文思家，夜，内。林曦光着上身从浴室内跑出，跑进他的卧室。文思默默跟进去拉上窗帘。

文思回到自己卧室，轻轻地把门从里面反锁了。

林辰拉着文思的手一起坐到床边上：“他睡了？”

文思点点头。

林辰：“真打算不干了？”

文思又点点头。

林辰：“那不是正中她的下怀了吗？我看你还是忍一忍吧。忍一步海阔天空。她现在是新官上任锐气十足又没有安全感，你先避避她的锐气，过了这一阵就好了！”

文思摇摇头。

林辰：“她玩她的，你不理会，她就没辙了！”

文思：“……”

林辰爱怜地摸了摸文思额边的头发。

文思：“其实我主要是受不了职工们的误会。你知道吗，我现在真是‘哑巴吃黄连’了。上下夹击，呆下去也没法工作。跟你说吧，我一走到那几个分厂，一看到那些工人，就心痛得不行！”

林辰：“社会就是被她们这种人给弄乱了！”

文思：“就是呀！”

林辰：“没事！你自己决定吧。其实休息休息调整调整也好。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我总比你高几分嘛，对吧？”

文思一笑，轻轻地把头伏到林辰的肩膀上：“你真好！”

18. 金龙股份大厦五楼走廊，日，内。文思从走廊尽头走过来，走向自己办公室。走过柳之琳办公室门口时，她放慢了脚步。门开着。文思内心独白：要不要进去打声招呼呢？

这时从屋里传出朱迪的声音：“听说文思果然辞职了？”

文思停住脚步。

又传出柳之琳的声音：“对啊。文思那人就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她还以为她是谁呢！你看着吧，离开了金龙，她不过是一片小小的叶子，只会枯掉，死掉……”

文思加快脚步，迅速离去。

19. 金龙股份文思办公室，日，内。文思一个人在清理抽屉，把一些私人物品装进纸袋，其余或码在桌面，或扔进废纸篓，边清理边止不住流眼泪。走廊上传来脚步声，她赶紧抹掉眼泪。高阳推门走进。

高阳：“文姐，要帮忙么？”

文思：“谢谢。不用。”